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朱　揩

禮記集說卷十六

宋　衛湜　撰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鄭氏曰子路笑其為樂速夫子謂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又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祥除衰杖之日不得即歌之事

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夫子言汝罪於人終無休已之時夫是語助也三年之喪計其日月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何須笑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經日月哉但踰後月即善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嚴陵方氏曰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喪以祥為吉之先見大祥宜吉而謂之祥則以有禫故也觀此則祥雖非凶亦未可以為吉矣朝祥而莫歌豈不為太速者乎子路之笑魯人固亦宜矣孔子乃以為責人終無已者以其兼人故退之也

長樂陳氏曰喪凶禮也祭吉禮也畢凶禮之喪猶為吉祭之禫未全乎吉也吉事兆見於此矣得不謂之祥乎祥歌同日失之太速子路笑之失之太嚴此孔

子所以恕魯人而抑子路之責人無已也記曰祥之日鼓素琴不爲非而歌則爲未善者琴自外作歌由中出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朝祥去踰月日時不多也

橫渠張氏曰又多乎哉所去無幾言不多也踰月則盡善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

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鄭氏曰縣卜皆氏也右謂車右勇力者為之馬驚奔失列佐車授綏乘公戎車之貳曰佐末之猶微哉公言卜國無勇也縣賁父言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二人遂赴敵而死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也公言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士有誄自此始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為

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為爵

孔氏曰此一節論魯莊公與士為謚失禮之事乘丘

魯地也莊公十年夏六月敗宋師於乘丘周禮戎僕

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

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為文有異散言

則同稱佐車也知二人俱死者以卜國被責縣賁父

自稱無勇既序兩人於上即明俱死也左傳云牛有

牧馬有圉是圉人掌馬也股裏白故謂之白肉非謂

肉色白也鄭知周以士爵者案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凡介行人皆士也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故鄭註大行人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鄭知猶無謚者以此言誄自此始故也知殷大夫以上爲爵者案士冠禮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冠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殷又記於士冠之下故知大夫以上爲爵也

長樂陳氏曰春秋無義戰則莊公乘丘之戰非義也

流矢中馬而敗績非御與佐之罪而罪之非智也以成德之誄而加之末成德之士使與士喪同非禮也非義與智則貽害於一時非禮則亂法於萬世貽害於一時其罪小亂法於萬世其罪大記者即其罪大者記之故曰士之有誄自此始也然則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末卜而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邪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

云敗宋師于乘丘則敗在宋人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人者蓋乘丘之事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之罪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誄之罪故述其始而已

馬氏曰古者士則生無爵至周衰以士爲五等之爵而其死則無謚蓋忠信以事其上者可以爵爲士然非大夫則無成德之行未可以誄爲謚誄者言謚之文謚者定善惡之名魯莊公之誄縣賁父自知違先

王之制猶不敢謚其意如廢輴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然則烏知其不為謚曰莊公之誄其流至於哀公之世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者非善惡之名亦字之以著其美而已然記者又曰死而謚令也者是又末世相傳之失也

廬陵胡氏曰佐車授綏授公綏復來春秋經魯莊十年書公敗宋師于乘丘非自敗也此云敗績記禮者妄當以經為正

東萊呂氏曰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案乘丘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但當時止是馬驚敗耳初不預軍之勝負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

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鄭氏曰病謂疾困也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隅坐不與成人並也華畫也簀謂牀第也說者以睆為刮節目字或為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呼虛憊之聲未之能易已病故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不如彼謂童子也以德謂成已之德以姑息言苟容

取安也斃仆也舉扶而易之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華而睆者凡畫五色必有光華爾雅釋器簀謂之笫睆謂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也詩傳云睍睆好貌鄭云睆字或為刮者謂一本睆字作刮字也吾何求哉曾子謂吾今更何求焉唯求正道易換其簀而即仆焉斯此也已猶了也此則正一世事了不陷於惡故君子慎終如始也

河南程氏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别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

横渠張氏曰簀必簟席之類以其可易華而睆必陳之在上顯露也

長樂陳氏曰傳曰曽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

曾子重其禄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禄夫重三釜之粟輕令尹卿相之禄則是未嘗為大夫矣未嘗為大夫而死於大夫之簀宜曾子之所不為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焉事師以義故也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易之事父以恩故也是雖恩義之所施有所不同要之小恩不如大義之愈也孟子曰曾子可謂養志者也曾元可謂養口體者也不易簀其養

體之事歟曾子之死其言正顔色動容貌出辭氣而其行至於易簀子路之死不忘結纓成子高之死不忘擇葬是皆全一世之德正一世之事而天下後世之言君子者必稽之矣彼秦穆之死其亂命及於三良魏武子之死其亂命欲及於其妾魯僖薨於小寢文公薨於臺下其視君子之所處不亦遠乎

山陰陸氏曰言細不言小者與小人微異其所見不巨耳王文公曰姑息者且止之詞蓋未有不壞於且

止者也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笫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於垂死之際

廬陵胡氏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士不聞道竊知其無以死也得正而斃雖死無餘事矣故曰斯已矣

廣安游氏曰曾子之於始終雖一簀之不正不以疾亟而不易此聖門學道治心養氣之功也以其治心養氣之功既至則臨死生之際而不亂自孔孟而下

此學之失而近之者釋氏有焉故自唐以來聰明睿知之士無有不溺於學佛者葢上失其道皇極不建儒者專以誦讀言語為事至於治心養性之學茫然而不得其原其勢出於不得已君子茍欲正之必先立皇極之道則道出於上人知向方矣茍為不然徒罪天下之溺於佛則是坐視斯人失其性而死耳

龍泉葉氏曰曾子之學堅定明篤雖神已離形而不變異死生若一致然且改過甚勇以正為終是後學

鑒照準程處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鄭氏曰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

孔氏曰記人因前有死事遂廣說孝子容節也事盡理屈爲窮言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也既殯心形稍緩矣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也既葬又漸緩

矣皇皇猶栖栖也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望彼人來而人不至也練則轉緩也至小祥但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嚴陵方氏曰下篇述顏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言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略為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同

馬氏曰親始死惻怛痛疾傷腎焦肺而其志懣氣盛袒踊無數故曰充充如有窮在牀為尸在棺為柩而人子之心猶望其反及既殯也尸柩不可見魂氣不可復而欲冀其聲容之髣髴又不可得則忽焉失之矣故曰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殯則在宮葬則在野宮則猶近而雖不可復生然且有所據依求索之及葬於野則遠矣而魂氣無所依焉入門弗見也上堂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不可復見也已矣於是為甚有

虞以迎之祔以安之然猶不知鬼神之格歟故曰皇皇如有望而弗至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鄭氏曰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也敗於臺鮐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

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

孔氏曰此一節論二國失禮之事左傳云我師敗績故知邾勝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䰟兾其復反也案士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喪服傳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之妻弔服錫衰也士妻弔服無文故鄭云疑衰與周禮司服有錫衰緦衰疑衰喪服註云士之弔

服疑衰則知士妻亦疑衰也吉笄無首素總大戴禮文

嚴陵方氏曰矢所以施於射非所以施於復復則各以其衣而已髽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於弔弔則各以其衰而已升陘之野戰已無衣可用故復之以矢然邾婁因之而弗改則非矣臺鮐之敗以家各有喪故髽而弔然魯婦人因之而弗改則非矣

廣安游氏曰先王之世雖用兵臨軍之際未有不用

禮者也且禮者行乎其所可行者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此古道也惟其以禮相與則兩軍交戰殺人要有所止未有若後世極兵力所至至於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後已者也故古者雖身膏草野之人與夫死者之家所謂喪弔之禮猶得行乎其閒升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而不復以矢臺鮐以前未嘗無戰死而相弔者得弔以衰而不以髽則是殺人之甚必自升陘臺鮐二者始自是而遂以爲

常則再失之矣嗚呼自先王之禮廢而兵禍之烈至於六國秦漢之際殺人至以數十萬計天下塗炭肝腦塗地失禮之禍至於如此是誠可歎也大率先王之世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凡所謂禮者行之廟堂至乎州巷達乎蒐狩用乎軍旅造次顛沛無非禮者生乎由是死乎由是上下小大相與習乎此而安乎此於兩軍之戰而殺有所止禮使然也後世不然其從容無事之時固已廢禮任其智力及夫軍旅

死生之際苟可以自利而害人者豈復恤哉故古人殺有所止與後世異葢禮之存亡故也於復以矢弔以髽則知兵禍之甚烈記禮者記其失禮之甚也

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葢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鄭氏曰南宫縚孟僖子之子南宫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誨敎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

孔氏曰此一節論婦人為舅姑服髽與笄總之法妻之姑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髽法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毋得高廣如斬衰之髽也既教以作髽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故教以用榛木為笄其長一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案喪服吉笄長一尺二寸齊衰之笄長一尺降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夫子稱蓋以疑之喪服傳云總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

以二寸爲差也

嚴陵方氏曰總則束髮之布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鄭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加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作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

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一等也

長樂陳氏曰蓋三年之喪則久矣故祥月而禫者以義斷恩也期之喪則近矣故閒月而禫者以恩伸義也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

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制禮以中為界子夏子張授琴於除喪之際孔子皆以為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過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為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樂書

山陰陸氏曰孟獻子過而有子不及其為失一也唯夫子為能適中焉鄭氏謂琴以手笙歌以氣固自有

次第也

李氏曰設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加於人者也緜屨組纓不及於人者也同於人可也加於人則非中道矣及人可也不及人非禮矣孔子篤於仁克之以禮五日彈琴而不成聲仁也十日而成笙歌禮也有過不及然後知其中故言孟獻子有若而言孔子於其中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鄭氏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則踰月且異旬也五

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除喪作樂之限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長樂陳氏曰祥之日可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君子所以與人異彈之者禮之所不可廢也不成聲者仁之所不忍也

嚴陵方氏曰祥之日鼓素琴故孔子五日而彈琴從

月樂故孔子十日而笙歌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鄭氏曰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有子

孔子弟子有若

孔子曰此一節明除喪失禮之事既祥素紕當用素

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乃禫後之服故譏之案

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為

飾絇繶純之屬鄭註屨人曰絇屨頭飾也

嚴陵方氏曰以絲為屨之絇以組為冠之纓則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固失之於早矣然則既祥之屨如之何亦曰徹絇而已既祥之纓如之何亦曰用素而已有子為孔門高弟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抑記者或得於傳聞故曰蓋焉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鄭氏曰畏謂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厭謂行止危險之下溺謂不乘橋船不弔以其

輕身忘孝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非禮橫死不合弔哭之事

王氏曰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設使聖人卒罹不幸何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王肅聖證論見通典

橫渠張氏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厭溺可傷尤甚也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畏畏懼而死者也三者皆不得其

死故君子傷之之甚但知憫死者而已哀有餘而不暇於文也

長樂陳氏曰傷主於死者弔主於生者傷則傷其所終弔則弔其所失苟死者不足謂之終則生者不足謂之失此所以不足弔也蓋怖畏而死則非勇厭溺而死則非智是以戰死而葬者不以翣失伍而死者不入兆域凡此非勇者也垂堂之坐巖牆之立動而徼病行而招死凡此非智者也君子之所不弔者不

特此而已宗魯賊於孟縶及其死也琴張不敢弔季子專政於魯及其死也曾晳倚門而歌君子之行無他要在生不為人之所不敬死不為人之所不弔而已

嚴陵方氏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之死皆非正命也

廬陵胡氏曰畏謂畏避不能死難而終不免於死者

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愧若異其衣冠坐諸嘉石著之丹書此類是也死有所憾若桐棺三寸不入兆域死而不弔倚門而歌此類是也蓋禮樂行於天下使人有所勸勉愧耻而不麗於過惡此其為道尊而不迫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慈湖楊氏曰畏死於兵厭死於巖牆溺死於水非不

弔也不忍為弔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於匡則不可弔乎屈原之死亦不可弔乎而先儒有謂直賤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之所不安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鄭氏曰行道猶行仁義

庾氏曰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已寡兄

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蓋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

廣安游氏曰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孔子曰嘻其甚也與此同意天下之禮苟循乎情之所及而為之則將不知其所止夫人有賢者有不肖者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苟循其過而為之禮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而為之禮則原壤宰予不可以為訓

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爲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嚴陵方氏曰行道之人與孟子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同義先王制禮於可除而必除之行道之人於可除而弗忍焉必除之者公義也弗忍焉者私情也

吳氏革曰聖人以中道抑人之情非惡其過厚懼其不可繼而已

廬陵胡氏曰行道謂道路之人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鄭氏曰齊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言其反葬似禮樂之義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大公死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

以大公在周故皆自齊反歸周而葬之先王之制禮樂若舜能紹堯即名大韶禹治水廣大中國則名大夏王業由質而興則禮尚質由文而興則禮尚文禮之與樂皆是重本反葬於周亦是重本之意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人遺言謂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心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同出於人心而仁者人也亦出於人心而已故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則

禮樂之道不過彰德報情而反始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豈偽為之哉行吾仁以全禮樂之道而已狐死猶正丘首況仁人孝子乎

嚴陵方氏曰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諸侯左右各以其族故太公雖封於營丘而五世之子孫皆得反葬於周以從其祖焉若是則不背其所生之本而得禮樂之道矣雖然豈特人有是心哉而物亦有是性焉既言禮樂而又言仁者禮樂以仁為

本故也

廬陵胡氏曰禮樂皆以報本為重舜琴思父母之長養是樂其所自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不忘本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鄭氏曰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嘻悲恨之聲

孔氏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伯魚母出父在為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期而猶哭則祥後禫前祥

外無哭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其甚也或曰為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橫渠張氏曰為母期而猶哭孔子怪鯉何也禮期至練必別有服服練則不哭時伯魚不除且哭故夫子怪之伯魚既聞之遂除其服而不哭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鄭氏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陟方乃死

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為郡古者不合葬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

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祔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

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不合葬之事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從猶就也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傳聞如此末之審悉祔葬言將後喪合前喪也

廬陵胡氏曰書云舜陟方乃死帝王之没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案地之勢東南下如謂舜南廵而死

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葬蒼梧皆不可信考經傳舜但二妃蓋堯二女也事見於書甚明孟子亦云二女果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二女舜妃也劉向鄭氏亦以湘君為二妃而離騷九歌有湘君湘夫人王逸解云湘君水神湘夫人二妃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謂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韓子曰璞與逸俱失也夫娥皇為舜正妃女英自宜

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則知舜無三妃也明矣況后妃四星其一明者正妃餘三小者次妃帝嚳象之立四妃堯因而不改則古亦無三妃之禮鄭氏乃謂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若然曷不見於書傳鄭解湘君又何不云三妃而云二妃耶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

適室

孔氏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爲非禮以正其子也案上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然反席之前足可有言記文不備耳曾子達禮之人應浴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鄭云矯之也士喪禮死于適室下云甸人掘坎于階間爲塈于西牆下新盆槃瓶造于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

臨川王氏曰此自元申失禮於記曾子無遺言鄭何

以知其矯之以謙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鄭氏曰誦許其口習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遭喪廢業之事業謂所學習業學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為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然亦恐有或人之言也

横渠張氏曰大功廢業謂廢所治業也讀喪禮讀祭

禮祭禮喪禮雖是讀書然且用之即是實事也大功喪禮簡故廢其業而已業所誦書也如連山歸藏周易詩書皆古之所業也

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詩書禮樂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功而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而下不特誦可而業亦不廢也康誥於父子則不戒之以弗念天顯於弟則戒之以其天性之厚者無事於戒天性之將薄者不可以不戒也禮不

曰衰期廢業而曰大功廢業其意如此而已

新安朱氏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不受業者業謂簨虡上一片板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唯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周禮有司業者謂司樂也

廣安游氏曰古謂習樂者為業春秋時魯宴甯武子賦湛露及彤弓甯武子曰臣以為肄業及之晉屠蒯曰辰在子卯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皆以歌詩言之也

古者國子教以歌舞歌者雅頌之詩是也舞者因歌而舞之也唯其以歌舞雅頌為學少而習業於此故謂之業舍業者舍歌舞之業以為哀也或曰徒可口誦其詩而已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鄭氏曰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已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澌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

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庶幸也幾冀也言吾平生以善自修今日將死其幸冀為君子乎汝但執喪禮以助我志則功名得存但身終而已

長樂黄氏曰君子小人曰終曰死之别蓋言人生斯世當盡人道君子之人人道既盡則其死也為能終其事故以終稱之若小人則無可盡之道只是形氣

消盡故稱之曰死終以道言死以形言子張言庶幾者蓋以生平持身唯恐有不盡之道今至將没幸其得以盡道而終故以為言亦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將死喜幸之言足以見其平生恐懼之意正學者所當用力也今註家以為欲使執喪成已志疏家又以為但身終功名尚存幾本訓近又訓為冀皆不可曉學術不明其弊至此不可不辨

長樂陳氏曰君子盡人之道而異乎物故曰終小人

非盡人道則物而已故曰死曲禮於大夫曰卒於士曰不祿於庶人曰死與此同意子張之病自以庶幾於君子之終而不爲小人之死者蓋使申祥觀其行以自勵而已孰謂欲使執喪成已志哉書於舜言死春秋於無道之大夫皆曰卒者蓋以君子對小人則小人爲死通而言之雖君子謂之死可也

馬氏曰君子曰終言以德業也小人曰死蓋形斃而化則無所傳矣子張病召申祥語以此者欲其修身

謹行以顯揚於已也

廬陵胡氏曰終謂以禮終始

廣安游氏曰古之學者貴乎行已而無愧怍其死也貴乎得其正得其正謂死於牖下且不死於婦人之手也觀人之法不觀於無事之時而觀於患難之際不信其平居之時而信其將死之日茍行已無愧怍將死而得其正是得其死者也茍得其死在君子為得其終在小人為得其死雖有君子小人之辨然皆

學者之道也庶幾者謂庶幾乎學者之道也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學於周公之道觀曾子子張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於孔子之道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孔氏曰此一節論初死奠之所用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始死未容改異故以閣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

嚴陵方氏曰閣與大夫七十而有閣同以閣食物人

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其奠也止以閣之餘物

山陰陸氏曰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爾如先儒說以其閣之餘奠不唯於文不安亦大夫七十而後有閣則大夫死有無閣者矣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鄭氏曰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譏之也為位以親疏

敘列哭也稱子思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娣姒婦小功倡先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

孔氏曰此一節論無服爲位哭之禮曾子以爲哭小功之喪當爲位時有不爲位者曾子非之以爲委巷之禮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以證之子思孔子之孫其哭嫂爲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爲娣姒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

哭鄭註喪服小功章云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謂據婦年之長幼不據夫年之大小左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穆姜魯宣公之夫人聲伯之母乃宣公弟叔肸妻是弟妻為姒也又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弟叔肸之妻是亦謂弟妻為姒皆不繫夫年之長幼也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

思亦然

橫渠張氏曰小功情疏疏則容為位而後哭情重者始聞喪而哭不暇為位哀甚也

嚴陵方氏曰位者哭泣之位也親有遠近服有輕重不可以無辨故哭泣之際各為之位焉迨乎周室之衰典籍多失而一時之禮或起於委巷則有小功不為位者此曾子所以譏之委巷猶言委曲之巷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為位則知小

功不為位尤為非矣

馬氏曰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葢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者所以篤兄弟内喪之親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以婦人相為娣姒之義而不敢以已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者葢非禮矣嫂為内喪故可以正哭位婦人有相為娣姒之道故可以倡踊妻之兄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可為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為父後

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則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於叔嫂之喪也以子為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

山陰陸氏曰婦人倡之而後踊遠嫌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鄭氏曰縮從也衡讀為横

孔氏曰此一節記者解時人之惑也古者謂殷以上殷上質吉凶冠直縫辟積襵少故前後直縫之今周

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幷横縫之周之吉冠如此而喪冠猶䟽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時人謂古制如此故釋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

黄氏曰斯葢作記之人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制周公之制乃損益斟酌古之禮也謂古之喪冠直縫吉冠横縫為周公之古禮而衰世喪冠亦皆横縫而失禮無別故歎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是後之喪冠

反同吉冠為非古正文忠喪冠無別註義忠喪冠與吉冠異製誤辨其旨餘義

橫渠張氏曰吉冠之制豎搭過布布幅以二尺二寸為率則前後共有四尺四寸首圍所占之外餘廣尚多而為縫以文多故為吉凶冠則橫繞布直縫無文至後世不然故曰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長樂陳氏曰一幅之材順經為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為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為縮縫順緯為衡縫古者吉

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横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識之右為陰左為陽凶陰事也大功已上右辟而縫之所以明凶也吉陽禮也小功已下左辟而縫之所以趨吉也禮書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鄭氏曰曾子言已執喪以疾時人之不然子思以曾子為難繼故以禮抑之

長樂陳氏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君子知夫知之過至於道之不行賢之過至於道之不明故於其可行而不可言則不言可言而不可行則不行庸豈以已之所能者病人以人之所不能者媿人耶先王制為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

水漿不入於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息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也若夫以親之恩爲罔極吾之情爲無窮徇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巳者不可傳在人者不可繼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也此曾子所以不爲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既而悔之况七日乎

廬陵胡氏曰謂曾子過禮故舉禮之中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鄭氏曰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謂相離遠者聞之恒晚

孔氏曰此一節論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稅服之事曾子謂小功不追服則遠處兄弟聞喪常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為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

小功者則稅之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

清江劉氏曰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慼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期斷其殺至於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於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於祖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於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於

是也因其情而為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抑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耶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

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袒免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袒免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馬氏曰曾子於喪有過乎哀是以疑於此然小功之服雖不必稅而稅之者蓋亦禮之所不禁也昔齊王

子請欲為其母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推此則不稅而欲稅之者固可矣

石林葉氏曰鄭氏謂大功以上則追服小功則不追服此所謂以義斷恩者而曾子以終無服疑焉古者三年之喪不弔大功未葬不弔而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謂弔也緦服之至輕者也然茍可及弔猶服之輕者必往則不及弔而稅豈先王之得已哉殯當謂大功以下所識雖兄弟之不同居者皆弔非

兄弟雖鄰不往則固無嫌薄於遠兄弟是以斷而不疑曾子蓋察於恩不察於義信乎禮之難知也其每事必請於夫子有以也

廬陵胡氏曰小功之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兄弟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父母其不可不服明矣韓愈之意似不可不追服案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是據禮正服小功不稅也稅者謂日月已過始聞訃而

服者大功以上如此小功否也鄭義限内聞喪則追全服王肅義限内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王義非也然鄭亦不言限外聞喪則如何是鄭亦不追服矣竊欲追服以附韓說

廣安游氏曰古者卿士大夫同國而仕庶人同鄉而耕無相離之遠者其間相離之遠者為卿士大夫而出使為庶人而為商其所適亦不遠非若後世出使及為商者遠至於萬里之外小功容有不税之理春

秋時諸侯聘會不以其方非復先王之制而商旅務致遠物非若古者自鄭而賈於周自楚而賈於鄭之近於是兄弟始有相去之久日月已過而後聞其喪者矣曾子見世變不同欲損益古禮以適當世之變然後世所不能行也

禮記集說卷十六

禮記集說卷十七

宋 衛湜 撰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鄭氏曰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使者謂賻賵者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冉子見孔子

使人未至賫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非孔子本意也孔子聞之故云異哉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若孔子重遣人更弔即彌為不可也

唐陸氏曰四馬曰乘

長樂陳氏曰禮以誠為本誠以禮為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冉求足於藝而不足於禮足於藝則知文不足於禮則不知本此所以攝束帛乘馬而擅行之也觀其益子華之粟謀顓臾之伐則其所擅行者豈特

此哉是皆不足於禮之過也孔子曰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嚴陵方氏曰將之為言送也夫物所以將誠而已誠苟不至物將安用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子之誠其可得乎此孔子所以言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也

江陵項氏曰攝代也孔氏之賻賵未至冉有為之代出束帛乘馬也冉子蓋厚於恩而不講於禮者如以其家粟五秉與子華之母亦此意也本其長於治財

而又樂施故於師友如此而夫子皆以禮折之以為此亂信而繼富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䟽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鄭氏曰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

惡乎哭以其交會尚新也哭兄弟父友不同處別親
疏也哭師友所知不同處別輕重也已猶太也哭於
子貢寢門之外本於恩也命子貢為主明恩所由也
知伯高者勿拜異於正主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兄弟親父友疏兄
弟是先祖子孫故哭諸廟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
廟門外師友為重所知為輕所以哭師於寢夫子既
命子貢為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汝相知

之人為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則爾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者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

長樂陳氏曰禮生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禮之所未有君子制義以稱情隆禮以循義則先王於禮之所未有者皆可適於人情而制之也伯高之死孔子疑其所哭故謂兄弟者父祖之遺體則哭於廟父之同

志則於廟門之外師成我者也故於寢朋友輔我者也故於寢門之外所知知我者也故於野伯高之於我以情則非所知以分則非師友其見我也由賜而已故哭諸賜氏蓋為子貢而來知生者也為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則來者禮也故拜之知死者傷而不弔則來者非禮也故勿拜之哭於賜氏義也教子貢之拜不拜禮也

嚴陵方氏曰凡有赴者必疾趨之告喪不可緩也故

亦謂之赴聞訃者必哭然有親踈輕重之别焉故哭之各有所也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故於野則已踈而太遠又非朋友之分焉故於寢則已重而太隆然由子貢而見孔子故哭諸子貢之家且使之為主焉以明恩之有所由也所謂賜氏蓋言子貢之家也有國則有家有家則有氏猶之孟子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馬氏曰寢所以安身而所哭必成已之德乃可以哭

諸寢在寢則私之者也故不敢哭諸廟其死則心喪而已至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志不必同方道不必同術故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凡此皆泛愛以交之者也故哭諸野君子行禮其審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歟

山陰陸氏曰禮哭師於廟門外而孔子曰師吾哭諸寢至是師少隆矣葢君不知所以教而後師之報禮重故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則心喪三年

記孔子以後之禮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鄭氏曰草木之滋謂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也薑桂之謂蓋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

嚴陵方氏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者亦慮其不勝喪而已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鄭氏曰明目精也曾子哭痛之也子夏亦哭曰天乎

怨天罰無罪也事夫子於洙泗言其有師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也爾罪一言其不稱師罪二言居親喪無異稱罪三言隆於妻子也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夏恩隆於子子之事曾子為喪明往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旣不稱其師自為談說辯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也

横渠張氏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尚强壯其子之喪氣漸衰故喪明然曾子之責安得辭也疑女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

馬氏曰昔孔子固嘗以子夏之才為不及矣然則執親喪而能引之至於禮夫子稱之曾子反責其未有聞者何耶

李氏曰子夏得聖人之一體而未得其全故行有不

合於聖人之道則人將疑夫子之道於子夏人之疑聖人子夏之過也故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非謂疑子夏若夫子為子夏之過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人所以多君子者以教法之備而内外交修之也其居室則父兄教之其居學則師教之而平居則朋友教之惟其教之備也故其人寡過而德易以成曾子之責子夏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為嫌子夏安受其責蓋曾子正已以律

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君子之道固如此也後世處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間相訣以色辭相安以姑息非復古人之道矣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鄭氏曰晝居內似有疾夜居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也內正寢之中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鄭云喪兼云憂者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故云憂也外謂中門外也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為廬是有喪居門外也既憂禍難夜則在外圖謀亦不暇入内也非致齊非疾謂平常無事之時晝或入内夜或出外唯致齊與疾無問晝夜恒居於内也

嚴陵方氏曰晝為陽夜為隂君子順陽而動故晝出而接物於外順隂而静故夜入而安身於内此禮之

常也晝雖居於外然有時而居內者則以齊疾而已
蓋齊疾則致愼而於物不敢接故也夜雖居於內然
有時而居於外者則以大故而已蓋大故則致憂而
身不敢安故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未有不從事乎其常者也車
服有常數作止有常度出處有常所苟變乎其常則
必有故不然則不安乎流俗而爲異者也故古之人
見其服飾而長少可知見其步武而尊卑可知察其

人之居處則人之得失可知皆由乎常而觀之也

李氏曰春秋傳曰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夜宿於外非所以入燕息也晝居於內非所以自强不息也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鄭氏曰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

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為難言人不能然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之事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也凡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旣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發聲始涕出樂至為大笑今高柴哀至泣血樂至微笑恒能如此餘人不能故為難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於此固不以為是然亦不可以為

非特以為難而已經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為何也蓋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為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鄭氏曰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法制邊坐服勤謂喪服邊偏倚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及著服

不得爲褻之事衰不當物此語通於五服衰喪服也當猶應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言齊衰則斬衰可知大功雖輕然亦不可著衰服爲勤勞之事也言大功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黄氏曰爲人服齊衰而心貌無哀戚之實其云寧無衰者謂若人但謹服衰而心貌忻悦者寧如不服喪禮之謂也葢言物者爲哀戚心貌之實也何以驗之左傳載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奏樂飲宴膳夫屠蒯

入諫罰其嬖叔曰汝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以此驗之物者心貌之實以稱其服若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也蓋哀戚者喪禮之實也齊衰制度者外飾之容也若但有制度法則於身而亡哀戚豈得合禮而為孝哉餘義

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於一猶可以識之故曰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然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愛之豈衰之制不足愛歟蓋亂之則不若無無之則不若存如此而後世不敢廢先王之禮而其所傳者亦可舉也

山陰陸氏曰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據此布之精粗非獨升數不同縷數亦不同矣尊者物精卑者物粗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橫渠張氏曰齊衰不以邊坐有喪者專席而坐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鄭氏曰舊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已也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子貢言說驂太重比於門人恩為偏頗也遇見也夫子謂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客行

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信之事若是舊所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今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已者說文云驂旁馬也在服馬之旁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為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子貢不欲說驂夫子謂既為出涕豈得虛然汝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

副此涕淚也然顔回死子哭之慟比出涕為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以比顔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賵賻顔回則師徒之恩乃是常事顔路無厭更請賣車為椁故夫子抑之

横渠張氏曰夫子於舊館人之喪遇主人哀而出涕於司徒敬子之喪主人不哀而哭不盡聲哭死而視生者何也必是於死者情薄於生者情厚故為生者哭也哭固有勉強者喪事不敢不勉哀甚不賻則幾

於吝此夫子稱情之事可以爲後世法

嚴陵方氏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此以馬而曰賻者以馬代貨故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鄭氏曰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

不欲還然速疾也夫子自言未之能行蓋謂哀戚本也祭祀末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禮以哀戚爲本之事父母在前嬰兒在後恐不及之故常啼呼而隨之今親喪在前孝子在後亦恐不及故如嬰兒之慕也凡人意有所疑則傍徨不進今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故如不欲還然子貢之意葬既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

神是祭祀之末禮故夫子不許

山陰陸氏曰我未之能行也此與女安則爲之略相類而辭意差婉

廬陵胡氏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善其哀慕虞祭雖遲不害

顔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鄭氏曰饋遺也彈琴以散哀也

河南程氏曰受祥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

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嚴陵方氏曰吉之先見謂之祥祥必有祭祭必有肉餽祥肉則所以獻其吉也受之必彈琴則所以散其哀也

長樂陳氏曰儀禮曰薦此嘗事又朞而大祥又曰薦此嘗事祥祭而餽則鬼事畢而人事始矣顔淵之喪餽祥肉孔子出受之仁也必彈琴而後食之義也禮

之道無他節文仁義而已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鄭氏曰二三子亦尚右傚孔子也嗜貪也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拱手之禮

橫渠張氏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是叉手以右手在上也以其姊之喪必如此者見俄頃不忘也以

是知聖人之能敬二三子學之者恐此禮非三代所有直孔子自為之耳如喪出母亦夫子自制

山陰陸氏曰言二三子纎悉務學聖人如此蓋有不應學而學之者未有應學而不學者也

李氏曰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則門人之於道固有未知者也蓋聖人之於人雖未知道而能從所好惡雖陋於禮而能嗜學斯受之而已矣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

没

鄭氏曰作起也曳杖消揺欲人怪已也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當户而坐急見人也子貢覺孔子歌意殆幾也言賜來何遲蓋坐則望之也又以三王之禮占已夢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凶象兩楹之間南面嚮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孰誰也宗尊也今無明王

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
知將死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自說死之意然反手卻後以
曳其杖消搖放蕩以自寛縱皆是特異尋常鄭註梁
木衆木所放者衆木榱桷之屬依放橫梁乃能存立
放則依也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夏后氏
殯於東階則猶在阼以為主也周人殯於西階則猶
以為賓客也故皆曰猶禮以為賓主敵者授受於兩

楹之閒兩楹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無有聽朝之事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賔主二事故云與賔主夾之而已時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奠也但奠禮既死未葬柩仍在地未立尸主唯奠停飲食故云奠也案莊子聖人無夢莊子意在無為不有思慮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文王有九齡之夢武王有

夢協之言

長樂黃氏曰孰能宗予但言無人尊已之道註言尊為人君既失之曳杖消揺鄭註又以為欲人怪已孔疏亦以為寛縱自放皆非所以言聖人曳杖消揺蓋其既病之餘閒適之際德容如是猶所謂逞顔色申申夭夭之類初非寛縱之謂若謂將死而不以禮自持則是不以正而斃非所以示訓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知夫身者天地之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命者天命之委順故視肝膽為楚越以死

生為晝夜安其適來之時處其適去之順將迎無所形於外哀樂不能間於內又孰以幻滅為累哉此所以悟於將死之夢至於負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消揺於自得之場以與天為徒也然安得恝然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同乎此所以有泰山梁木哲人之嗟以與人為徒也蓋泰山以譬德梁木以譬材若草木而將萎也故曰其萎乎

山陰陸氏曰逍遥能消釋揺曳泰山其頽乎天也梁

木其壞乎人也或言仰或言放非有優劣也而放之辭親若夢得說吾不復夢見周公非無徵也葢聖人之夢如此疇昔猶言誰昔也爾雅曰誰昔昔也

廬陵胡氏曰黄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而不竭其本揺者如舟行而水揺雖動也而不傷其內傷時無明王而道不行以死也孰能宗予謂孰能宗師其道鄭云兩楹之間南面人君之位謂誰能尊我以為君乎噫夫子嘗云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又豈肯自謂尊我以為君也鄭非

嚴陵方氏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者示不忍賓之

爾故曰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若將賓之

矣故曰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者則

若賓之矣故曰則猶賓之也凡此以其世漸文而殯

死之所愈遠而已然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乃知

其將死者以殷人則宜享殷禮故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

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鄭氏曰以無喪師之禮故疑所服喪父而無服謂不為衰也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弟子為師喪制之禮喪師無服然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當特加喪禮故疑所服也案喪服朋友麻知師亦加麻也麻謂絰與帶皆用麻既葬除之

嚴陵方氏曰方孔子之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

沒也門人以父之喪處孔子此報施之禮也學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則師之於人豈小補哉故子貢於三年之外又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後歸以恩尤所重故也噫世衰道微禮教不明乎天下其執親之喪不能三年者蓋有之矣而況於師乎

廬陵胡氏曰師友服皆弔服加麻謂服緦之經帶以麻為之既葬除之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

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鄭氏曰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牆柳衣也翣以布衣木如攝與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

綢杠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之喪送葬用三王之禮公西

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鄭註障柩之牆即柳也外旁帷荒中央材木緫而言之皆謂之為柳繾人註云柳聚也諸飾所聚也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

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如扇漢謂扇為䎡也知此旌乘車所建者案既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凡送葬之旌經文不具案既夕士禮有二旌一是銘旌初死書名於上曰某氏某之柩葬則入壙二是乘車之旌則既夕禮乘車載旜亦在柩前至柩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於柩車而還言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大夫諸侯則無文其天

子亦有銘旌司常云共銘旌又云建廞車之旌廞謂興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即明器之旌至壙從明器納之壙中又士禮既有乘車載旜則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至壙亦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是天子三旌也熊氏曰大夫以上有遣車即有廞旌亦有三旌也

長樂陳氏曰顏淵之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以為不可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之

葬孔子則飾牆置翣以至周披殷崇夏旐而三代之禮莫不兼用豈孔子之心乎蓋門人以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是雖禮兼於三代蓋亦稱情以為文而已故子貢六年於其墓孟子不以為非門人三代之厚葬君子不以為過

嚴陵方氏曰志記也書其禮而記之

山陰陸氏曰飾棺勾蓋曰牆置翣設披周也據周人牆置翣後王彌文

廬陵胡氏曰鄭云夫子兼用三代之禮非也生不肯為素王門人豈肯用三王之禮哉或云用三代大夫之禮耳喪大記國君纁披六崇牙也殷湯以武興旌旗之旁常刻繒為崇牙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鄭氏曰志與前同以丹布幕為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

之蟻結似今蛇文畫子張學於孔子儆殷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弟子送葬車飾學孔子行殷
禮之事公明儀子張弟子亦為曾子弟子故祭義公
明儀問於曾子褚謂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幄
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為褚但似幕形
而以丹質之布為之也所以不牆不翣者用殷禮也
畫蟻者殷士葬之飾也夫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
之故葬兼三代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祇用殷法

不牆不翣特加褚幕而已

長樂陳氏曰子張之喪門人公明儀為志不牆不翣畫褚以蟻而葬之以殷士之禮何也殷禮質周禮文質則厚文則薄子張之時既甚文矣故門人從質以救其弊此易小過用過乎儉孔子欲從先進之意也記曰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殷道也學者行之則喪禮從殷孔門之所尚也公西華之喪孔子則異於此者蓋厚孔子所以尊道儉子張所

以趨時

山陰陸氏曰據此周之士素錦褚可知後王彌文若

以為葦席以為屋而已不應如是之陋也先儒謂以

丹質之布為之蓋謂之丹質則畫布以丹質為地

李氏曰有君臣上下相生養者蟻也唯其所知所能

不大而已矣莊子曰於蟻棄智於羊去意於魚得計

言智周萬物而無所逆也退藏於深渺而已君魚躍

拂池士則去魚而畫蟻於褚蓋葬者所以幽隂之也

畫蟻以去其智魚躍拂池以象其計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鄭氏曰居父母之仇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下不可以並生也不反兵謂雖適市朝不

釋兵也昆弟之仇銜君命則不鬬為負而廢君命也

不為魁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執兵陪

其後為其負當成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疏報仇之法不反兵而鬬者身

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而鬬也然朝在公

門之內兵器不入今得持兵者但有公事之處皆謂

之朝耳曲禮云兄弟之仇不反兵此父母之仇云不

反兵者父母與兄弟之仇皆不反兵也此兄弟之仇

據身仕為君命出使而不鬬二文相互乃足從父昆
弟既不為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
其後也鄭註云負猶不勝也為其鬬而不勝
嚴陵方氏曰寢苫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戎
事自防不仕則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則
與不共戴天同義市朝非戰鬬之處遇諸市朝猶不
反兵而鬬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由其恩之至重故
報仇之義如此仕弗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事亦恥

與之相遇也銜君命而使遇之不鬬則不敢以私仇妨公事由其恩殺於父母曲禮言交遊之仇而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父昆弟之仇而不及交遊者蓋交遊之仇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於從父昆弟且不為魁則於交遊不為魁可知其言互相備也餘見曲禮

廬陵胡氏曰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言常以兵刃向前志在復仇之切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鄭氏曰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橫渠張氏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絰而出特厚於孔子也

山陰陸氏曰二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千不在七十子之列羣者也其服孔子如

此

易墓非古也

鄭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墓內不合芟治之事墓謂冢旁之地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易治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鄭氏曰喪主哀祭主敬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主哀祭主敬之事喪禮有餘謂明器衣衾之屬多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

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鄭氏曰蕢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也推柩而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也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也從者怪之曾子

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此給說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事案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閒鄭註云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于階閒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于柩車西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嚮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閒

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于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嚮北案既夕禮既祖而婦人降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門故婦人辟之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

行遣車之禮從曽子者意以爲疑故問之曽子既見主人禜已不欲指其錯失爲之隱諱云祖是行之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住何爲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此不顧理以捷給説於人也從者又疑遂問子游曽子聞子游之荅是自知已説之非故善服子游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説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説出祖也

嚴陵方氏曰飯即含也以用米故謂之飯含亦兼用

珠玉而此不言者止據士禮也斂以收斂其尸為義其禮見喪大記以衣衾之數有多少故有大小之名也殯以攢於外祖以祭於行葬以藏於野自飯至葬其所愈遠以義斷恩故有進而無退然負夏之喪既祖而填池矣以曾子之弔遂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此從者所以疑其非禮也夫祖固有且意以祭於行始方來有繼故爾而曾子遂以為可以反宿則非也降婦人而後行遣奠之禮固禮之常以其反

柩而後降故為非爾自飯於牖下至葬於墓與坊記所言皆同

山陰陸氏曰池殯坎也既祖則填之故曰主人既祖填池孔叢子曰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是也

廬陵胡氏曰池以竹為之衣以青布喪行之飾所謂池視重霤是也填謂縣同魚以實之謂將行也鄭改填池為奠徹未詳

金華應氏曰柩將出而復反婦人已入而復降從者

所以疑也曾子雖給說以釋主人之過從者之心終有未安故又問諸子游聖門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柩行禮之非自見矣出祖謂主人也予者親之之辭多矣乎者言其委曲之過不欲深指其失也君子行禮惟其稱而已雖不可寡也亦豈可多乎夫子指魯人朝祥暮歌者曰又多乎哉亦未許之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

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鄭氏曰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習禮故曾子疑之子游於主人變乃變曾子遂服是善子游言

孔氏曰此一節論弔禮得失之事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

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武吉冠卷也不改冠但加經於武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横渠張氏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子游非之曰知禮以仲尼觀之亦是五十步笑百步也子游亦儘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仲尼則通變不守定曾子襲裘而弔先進於禮樂也此一叚義正可疑曾子子

游皆聖門之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也曾子有子言游輩一時行禮猶有不同葢時巳禮壞樂崩故至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也

嚴陵方氏曰揜而襲衣謂之襲裘露而裼衣謂之裼裘以裘在二衣之内故皆曰裘也夫夫上為助語之詞下為丈夫之夫

李氏曰忠告而善道之不亦可乎曰君子之相發豈

一端而已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鄭氏曰見謂見於孔子作起也二者雖情異善其俱順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夏子張居喪順禮之事案家語

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疑彼為正蓋子夏喪親無異聞子騫至孝孔子善之也

嚴陵方氏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二子之除喪而見所以孔子各予之琴也

山陰陸氏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其除喪如此蓋學

之之力也

李氏曰此亦有以見師也過商也不及也先王之制禮正之以中而使有餘者不敢盡不及者不敢不勉要之不出於聖人之大閑而已子夏過者也不敢不約之以禮故曰不敢過也子張不及者也不敢不引而至於禮故曰不敢不至焉情之過者俯而就於禮情之不及者勉而至於禮皆不害其為中也由此則子夏過者也子張不及者也而子曰師也過商也不

及蓋夫子之言其學道也唯其情之過故於學爲不及唯其情之不及故於學爲過

廬陵胡氏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善之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則除喪如子夏可也

乾隆御覽之寶

禮記集說卷十七